

## 武丁“统驭”方国策略考<sup>\*</sup>

### ——基于甲骨文献缀合与事件重构的研究

展 翔

**内容摘要:**利用残片缀合、事件重构等方法,考察、梳理武丁时期殷商王朝“统驭”方国的多种策略。商王朝利用短暂的和平关系时段向下危大量征兵,削弱其有生力量,为最终征服下危做好铺垫。商王朝对兴方、舌方、或族的利用显示,商在面对亦战亦和的方国时,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即尽可能遏制对手力量壮大,使自己获益最大。对𠄎方所涉事件的构建与分析,以及商王委派重臣雀去安抚𠄎地,都说明商王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镇抚策略的侧重。商王也很重视遣使策略,关注使节动向,从而达到收集方国信息、监视利用的目的。商王朝能充分、灵活地利用多种“统驭”策略控制和利用方国,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关键词:**商王朝 “统驭”策略 方国 以夷制夷

商王朝与边邑方国的互动,在甲骨文献中屡有体现,但缺乏细致梳理和分析。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林沅曾指出:

较晚兴起的(都鄙群的联合)是用征服或慑服的方法,迫使别的都邑群或复合都鄙群加入联盟,在承认某种义务的条件下,保持其独立,并受到军事上的保护。中国最早的国家,应该就是从这样的多层次的聚落群(即复合都鄙群)中为首的方国演化成的,反过来影响到参盟的都鄙群也向国家性质的社会政治组织发展。这也就是商代诸

---

<sup>\*</sup> 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公家和民间藏甲骨的整理研究”(23&ZD310)资助。

侯制的实质。<sup>①</sup>

这说明在社会政治组织诞生之初,殷人就已具有比较强的中心趋向性,认为方国是依附于己而生存的。因此,本文使用“统驭”一词来描述商王朝对方国施行的策略,以明确商王朝与边邑方国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殷商王朝使用过的“统驭”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总结出一些施行过的“统驭”形式,如战争、派遣使者、联姻等,但未结合具体事件,细致分析殷商王朝在“统驭”方国时的具体策略、目的、行为等。

甲骨文献残片的缀合与事件重构是对旧资料进行重组和再诠释,获得新知,产生新观点的有效方法。综合运用这两种办法,可以深入分析武丁时期商王朝对边邑方国施行“统驭”之法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将《合集》7311与《英藏》1404两残片进行缀合,形成一条完整的卜辞,其中涉及商王武丁和敌对方国下危。缀后新辞体现出商王朝对下危的“统驭”之法,即陷其于两难,为最终彻底降服下危起到了辅助作用。事件重构则为细致分析商王朝的“以夷制夷”策略、“镇抚”策略、遣使策略等其他“统驭”方国的方法提供帮助。

## 一、商王朝对下危的控制与利用

裘锡圭曾系统梳理过商王朝与下危关系的走向。他说:

大概在宾组卜辞的时代,危方本来服属于商,后来关系恶化,兵戎相向,但最后仍屈服于商,一部分危人并被奠于某地,为商王所役使。<sup>②</sup>

笔者基本认同以上梳理,但商王朝与下危的关系十分微妙,仅用“亦战亦和”概括似乎有些笼统,需要对其关系走向进行更为全面地分析与补充。如宾组卜辞中下危臣服于商王朝的例子,除了裘文已经提出过的《合集》7881“危人率奠于𠄎”<sup>③</sup>外,还可补充以下两例:

<sup>①</sup>林沄:《商史三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第44—45页。

<sup>②</sup>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9—174页。

<sup>③</sup>为排印方便,本文尽量使用宽式释文。释文中的符号,“□”表示缺一字,“𠄎”表示缺字不详,“[ ]”中内容为缺字拟补。

(1) 𠄎自危十。 《合集》6946 反[典型宾一类<sup>①</sup>]

(2) 危化入三。在 𠄎。 《缀三》718 反[宾组过渡②类]

“危化”应是“危方化”或“危伯化”的省写,可类比“危髦”(《合集》36481)与“危方髦”(《合集》28088)、“危伯髦”(《合集》28091)的关系。辞(1)与《合集》7881 属同一时代,辞(2)属于宾组过渡②类,均早于武丁持续征伐下危的时段。这说明下危在武丁执政的中期早段之前,应是臣服于商王朝的。

新缀卜辞(见图 1)揭示了双方更加微妙的关系走势,卜辞内容为:

(3) 贞:今早<sup>②</sup> 𠄎( 𠄎)下危人三千,呼尽伐,授有祐。

《合集》7311+《英藏》1404[典型典宾类]<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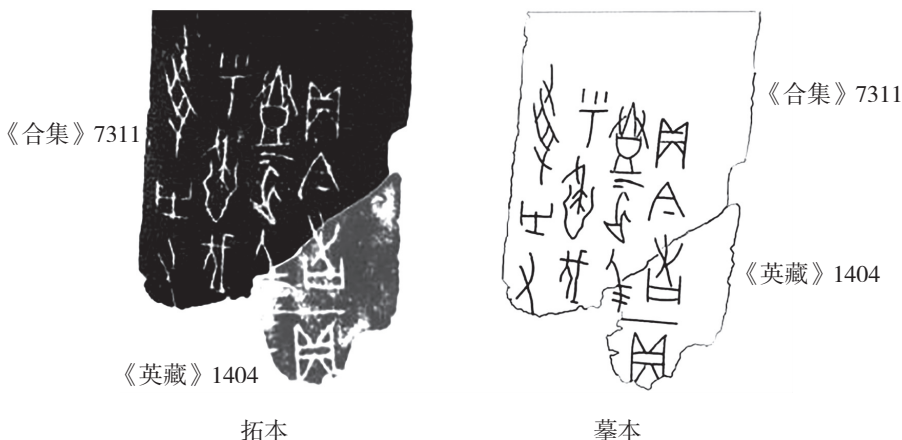


图 1 《合集》7311(部分)+《英藏》1404 缀合拓本和摹本

①文中标注的甲骨卜辞类组,大多数遵循黄天树的命名和分类方法(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 年)。为更好地说明类组特点及时代,宾组甲骨材料使用了崎川隆的命名和分类方法([日]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②该字历来释法颇多,如释为“春”“载”“兹”“世”等(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355—1364 页)。陈剑将其释为“早”(陈剑:《释造》,《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 年,第 127—176 页),得到学界广泛承认。本文亦从之。

③吴丽婉又在此则缀合后加缀了《合集》923 正(吴丽婉:《甲骨拼合第 82—83 则》第 82 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23 年 10 月 8 日)。

“𠂔”字,过去主要释为“登”,有“征集”<sup>①</sup>与“供给”<sup>②</sup>两种理解。最近陈剑将其改释为“鳩”,理解为“鳩集”,即“聚集”意<sup>③</sup>,本文从之。辞中“呼”的对象当为前句之“人三千”,这与甲骨材料中大量存在的“鳩集若干人伐某”类卜辞相同。辞意当是某日清早,商王下令向下危鳩集三千人,呼命(被鳩集来的三千人)“尽伐”于某方国,是否会受到庇佑。

辞(3)的主要内容在《合集》7311上。在缀合前,《合集》7311的内容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裘锡圭做出的释读较有代表性:

(4) 贞:今𠂔𠂔下危人𠂔呼尽伐𠂔授有祐。

《合集》7311[典型典宾类]

裘文指出,虽然在武丁时期商王朝和方国下危<sup>④</sup>频繁交战,但此辞显示,它们之间存在过一段和平期,且此时下危人是为商王所用的<sup>⑤</sup>。

相比残辞,新缀的进步之处有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右下残剩的界划线可知,该辞在缀合后内容已被补齐,无缺字;第二,并非“鳩下危人”,而是“鳩下危人三千”。据此,应该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大致也有两个:第一,“鳩下危人三千”和“呼尽伐”意味着什么;第二,武丁下达如此命令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是什么。

新缀的辞(3)属于典型典宾类卜辞,在它之前的宾组过渡<sup>②</sup>类卜辞中已有征伐下危的记录,说明这次短暂的和平确实是出现在双方频繁攻伐之间的。可能武丁早已清楚地意识到,眼下的和平无法维持长久,对下危仍然要采取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方法。辞(3)应是对这种“统驭”策略的具体展现。

与“鳩下危三千”类似的卜问见下:

(5) 辛巳卜,𠂔贞:鳩妇好人三千,𠂔(登)旅一万,呼伐𠂔方,授[有祐]。

《英藏》150正[典型典宾类]

①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第954页。

②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③陈剑:《殷墟甲骨文“从叒从収”之字重议》,《中国古典学》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73—188页。

④裘锡圭认为“下危”和“危方”指同一方国,本文从之。为不造成混乱,下文统一使用“下危”。

⑤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第179页。

陈剑指出,“鳩妇好人三千”即鳩集妇好领属之人三千<sup>①</sup>,同理,辞(3)就是鳩集下危领属的三千人。目前所见王“鳩人”的材料不少,其中大多数会省略被鳩集的对象而明确鳩集人数,小部分仅提被鳩集的对象,不提人数。二者均提出的,目前仅见辞(3)和辞(5)。辞(3)中特意强调“下危”,且数量为三千人之多,侧面反映出武丁“统驭”方国之法。一方面,商王朝在方国面前具有极高的权威。谢维扬认为,商王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是单向性的,二者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sup>②</sup>。晁福林也指出,晚商时期商王朝与方国是支配的、主从的关系,且被征服的方国直接变为其辖区,神权也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sup>③</sup>。这都说明,如果下危直接拒绝武丁的征召,面临的很可能是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鳩集的人数“三千”是十分可观的数字。可对比下辞:

(6) 贞:鳩人五千,惠王自□。 《合集》7312 [典型典宾类]

虽然辞(6)残,但根据商王“鳩人”的行为和相似事件的辞例,可补充为“惠王自正(征)/乡(向)”。黄天树认为,“乡”在战争类卜辞中当读为“向”,有用于卜问商王是否亲自应战的辞例<sup>④</sup>。换言之,当鳩集五千人去作战时,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及动用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支持商王亲征。由此可见,三千人虽然不及五千人庞大,但依然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征兵数量。

还可以从殷商时期方国人口体量的角度分析。据宋镇豪测算,此时期内一些类似家族聚居的地域组织,平均人口大约为 8200 人<sup>⑤</sup>。具体到方国,宋镇豪亦指出,夏到商初,方国的平均人口仅为 1300 多人,到周初,也仅增加到近 8000 人<sup>⑥</sup>。虽然目前对武丁中晚期时下危的具体人口数量不甚了解,但以上众家的考据足以证明,命令单一部族出动可以作战的三千壮丁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如若做到了,对该族本身实力将是极大的削弱。

武丁时期商王朝发动战争,经常会命令多个部族或将领联合作战,而

①陈剑:《殷墟甲骨文“从畎从収”之字重议》,《中国古典学》第5卷,第173—188页。

②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③晁福林:《从方国联盟到“天下一家”——上古政治体制的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7—68页。

④黄天树:《甲骨拼合集·序》,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⑤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02页。

⑥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09页。

非单打独斗。虽然暂未发现商王同时向多个组织征调军队的甲骨文献，但以下辞例仍可为证：

(7) 呼多臣伐舌方。 《合集》614 [典型典宾类]

(8) 乙酉卜贞：呼鬻比沚伐殳。 《合集》6937 [宾组过渡②类]

(9)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戠伐𠂔①方，王自东深伐，戎陷于妇好立。 《合集》6480 [宾组过渡②类]

辞(9)的辞意，王子杨认为是由王亲自率众从东进攻𠂔方，目的是将其尽量驱赶到妇好设下的埋伏圈中②。此说较为合理。可见武丁对安排多组织联合作战已经颇具经验，那么从多个组织鸠集兵力也是顺理成章的。综上所述可知，此次武丁极少见地仅针对下危一族征调三千人，应非无心之举，很可能带有削弱方国有生力量的目的，即便此时下危是臣服于商王朝的。

更加凸显当时武丁谋略、意图的是“呼尽伐”句。“尽伐”一词原本仅有一条完整辞例：

(10) 辛丑贞：王鳩人三千，尽伐召，授祐。

《合集》32276+《合集》33018[历二]

笔者通过缀合，可再补充一条较完整的辞例(见图2)：



图2 《合集》7281+“南博网”817 缀合照片和摹本

①唐兰将“𠂔”字释为“巴”(转引自孙海波：《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1934年，第791页)，赵平安改释“𠂔”(赵平安：《从“𠂔”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巴方”》，《文献》2019年第5期，第62—75页)，今从赵平安观点。

②王子杨：《甲骨文“𠂔(郁)”的用法》，《文史》2016年第3辑，第54页。



(11) 贞:今早王収人,呼尽[伐]□。

《合集》7281+“南博网”817[典宾]

辞(10)所处时代正是商王大举进攻召方的时期。刘钊指出,“尽伐”是彻底地杀伐<sup>①</sup>。黄天树认为辞(3)中的“尽”是表示总括的副词,但并不是总括宾语“某方国”的,而是总括主语“下危人三千”的,应该解释为商王将要把征集到的“下危人三千”一个不落地全部投入征伐“某方国”的战争中去<sup>②</sup>。综上,辞(10)的“尽伐召”应理解为命令鸠集来的三千人都去攻伐召方。新缀的辞(11)的句式与辞(3)的“鸠下危人三千,呼尽伐”十分相近,说明“𠂔”字意思与“収”字相近,可作为陈剑释其为“鸠”的补正。辞(3)中的“呼尽伐”,应是命令把从下危鸠集来的三千人全都送上战场。综上,武丁给下危下达的这道命令,如被遵守,下危将面临国力的重大削弱;如不被遵守,则武丁很可能以“不遵王命”为理由攻伐下危。

下危最终是否向商王朝贡纳了三千人的军队并不重要,因为武丁对其展开的攻势从未真正停止。以下三组卜辞大概体现出结果:

(12a) 辛巳卜,争贞:今早王比望乘伐下危,弗其授有祐。

(12b) 辛巳卜,争贞:今早王勿比望乘伐下危,授有祐。十一月。

《合集》6487[宾组过渡③类]

(13) □[鳩]三千伐下危,授有祐。 《合集》6523[宾组过渡③类]

(14) 乙亥卜,争贞:酒危方以牛自上甲。一月。

《合集》10084+<sup>③</sup>[典型宾三类]

崎川隆指出,宾组过渡③类在典宾类与典型宾三类之间<sup>④</sup>。可从。综合这些记录,我们能从内容中感受到,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下危已经无法再进行有力抵抗,转而通过纳贡表示对商的臣服。还需注意的是,目前所见甲骨文献中,只有辞(13)具体记录了征伐下危的人数,这应该是一种刻意的强调,体现出武丁希望通过集结强大武装平定下危叛乱的决心。

①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页。

②黄天树:《甲骨文副词“尽”和“二”字补说》,《中国古典学》第5卷,第220页。

③本组由《合集》10084+《合集》8711+《合补》4340+《合集》9104+《合集》9575+《甲编》1830缀合而成(李爱辉:《甲骨拼合第421~425则》第422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8年5月23日)。

④[日]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第149页。

总体来讲,武丁对待暂时求和的下危,并没有放松管控,反而向其抛出两难的选择,为下一步展开全面攻伐提供支援。可见,武丁时期商王朝对方国的“统驭”之法已经比较成熟,并以此配合正面战场。

## 二、武丁时期的“亦战亦和”与“以夷制夷”

与方国“亦战亦和”的态势,是贯穿整个殷商王朝的。有殷一代,商王朝常备军有效控制的地区,应该就是王畿<sup>①</sup>。可见,中央政府大概不会仅凭自身力量来震慑边境方国,“以夷制夷”是时王展开“统驭”之法的底层逻辑之一。

夏商周三代是按照远近分等级处理方国关系的。《尚书·禹贡》记载夏时以五百里为标准将国都之外的方国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采取了不同的管理策略<sup>②</sup>。商王朝施行的内外服制度虽然没有如此多的层次,但基于“以夷制夷”的思想,联合邦伯、方国作战的甲骨文献也可谓不胜枚举。如下列卜辞:

(15a) 王惠𠄎伯𠄎比伐□方。

(15b) 王勿唯𠄎伯𠄎比伐[□方]。 《合集》6480[宾组过渡②类]

“伯”的身份和地位虽然尚未有定论,但其性质是方国首领,这一点学界无异议。辞(15)中的“𠄎伯𠄎”是深得武丁信任的,证据见下辞:

(16a) 甲寅卜,韦贞:王自往比𠄎伯𠄎。

(16b) 王勿自往于比。 《合集》39965[宾组过渡②类]

蔡哲茂指出,“𠄎”与“𠄎”当为一字异体的关系<sup>③</sup>。张玉金认为“王自往比𠄎伯𠄎”是王亲自前往与𠄎伯𠄎配合的处所<sup>④</sup>,此说可从。武丁愿意亲自前往会见𠄎伯𠄎,可见后者作为方国首领此时深受信任。

①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②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0—246页。

③蔡哲茂:《殷卜辞“伊尹𠄎示”——兼论它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1987年)第四分,商务印书馆,第757页。

④张玉金:《甲骨文中位事介词“于”研究》,《古汉语研究》2015年第1期,第7页。



但并不是所有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均能受到王的礼遇。武丁时期的“以夷制夷”，更深刻的目的应是让方国之间相互消耗，自己收获最大利益。不可否认，商王会采用一些较温和的手段安抚边邑，如建立婚姻关系等，但这些方法更像是为“二虎竞食，驱虎吞狼”做准备。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是商王朝与兴方联合打击下危的事件。商与兴方是由对立走向和平的关系，辞例见下：

(17a) 戊午卜，𠬞贞：戎，及兴。

(17b) 戊午卜，𠬞贞：弗其及兴。 《合集》7076 正[典型宾一类]

(18) 壬寅卜，𠬞贞：兴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0[宾组过渡②类]

辞(17)的“戎”“及”说明商与兴方的战争状态，通过“其”字规则亦能感受到商希望打败兴方。辞(18)则说明兴方对商王朝有贡纳行为。两组卜辞暗示商与兴方的友好关系可能较为薄弱，应该无法达到类似对𪚩伯𪚩(𪚩)一样的信任程度。即便如此，商王朝和兴方至少在共同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关系。但结合同为宾组过渡②类的下列材料来看，商王朝对兴方真正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

(19a) 壬申卜，□贞：兴方来，唯𪚩余在兆。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9b) 贞：兴方来，不唯𪚩余在兆。一 二 六

(19c) 𪚩王比兴方[伐]下危。一[二 三 四]五 六[七 八]九[十一 二]三 四

(19d) 𪚩贞：[王]比兴方伐下危。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告[一]二 三[四](以上正面)





(19e) 王占曰：其有异，其唯吉。(以上反面)

《醉古》343+①[宾组过渡②类]

辞(19)与辞(18)均属宾组过渡②类卜辞，所处时期相同。辞(19a)和辞(19b)又可类比下辞：

①本组由《醉古》343+《合集》19050+《乙补》6670 倒+《乙补》6672+《乙补》6673+《乙补》6681+《乙补》5570+《乙补》1817 缀合而成(林宏明：《甲骨新缀第 761—767 例》第 763 例，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23 年 12 月 7 日)。

(20) 贞: 舌方出, 不唯我在兆。 《合集》6088+《英藏》660[典宾]

辞(20)与辞(19a)、辞(19b)都提到了“”,可以合观。“”暂无确释,但可知应表示偏负面的意思,又“舌方”长期与商王朝敌对,这与“”传达的意思契合。故“兴方来,唯/不唯余在兆”大意应是在卜问,从卜兆中看,兴方由边境而来,会不会给我造成忧虞。说明在武丁心中,“兴方来”和“舌方出”都是会威胁自己的事情,差别大概只是兴方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小些。

但武丁把“以夷制夷”的思想落实得很彻底,因为辞(19c)和辞(19d)就有“王比兴方伐下危”的卜问。还需要注意的是,辞(19a)到辞(19d)的卜问,兆序达到了“十”,可知卜问次数之多,这说明商王对当时事态的发展和三方关系的把握非常谨慎。辞(19e),应该是针对“比兴方伐下危”得出的占卜结果。虽然武丁认为“其有异”,即有些不寻常之处,但最终仍然是“吉”,说明此时尽管他认为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仍决定利用兴方去征伐下危。

“兴方”在卜辞中出现得早,消失得也早,征伐下危的主力也逐渐变为望乘。王命令望乘征伐下危的记录有数十条,这说明在对下危的战争中,兴方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无论兴方是被彻底消灭还是降服,都是“以夷制夷”这种“统驭”之法的胜利。

王子杨指出,商王往往会联合距离攻伐对象地理位置较近的同盟力量,一来就近调遣兵力,行动方便;二来这样的同盟力量由于地缘关系,比较熟悉攻伐对象地理、兵力等具体军事情况<sup>①</sup>。此说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商王朝与方国的关系。从“统驭”策略的角度看,商王指派关系较为亲近的方国去讨伐叛乱的方国,是“以夷制夷”最普遍的体现,其命令基本上可以被较忠诚地执行。但当时有一些方国,它们和商王朝的关系非常微妙,时王对它们既要利用,又要防范。预判潜在的风险,并最大程度上消耗对手,使自己从中获利,是商王朝对四方具有强大领导力的体现。

“以夷制夷”的“制”,指的是单纯的“控制”,还是“遏制”方国发展,需要通过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比如商对于或族的利用。谢明文梳理

<sup>①</sup>王子杨:《揭示帝乙、帝辛时期对西土的一次用兵》,《甲骨文与殷商史》新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双方关系后指出,或族应是望族其中一个分支,它与商王朝的关系是动态的,总体上看,或族大部分时段是听命于商的<sup>①</sup>。或族之上的望族有多个分支,之下亦有更小的族群。时值商与舌方频繁作战,武丁借此机会命令或族讨伐舌方。辞例见下:

(21) 贞:或弗其伐舌方。 《合集》6376[典型典宾类]

(22) [己]丑卜,𠬞贞:令或来[日:]或深伐舌方。在十月。

《合集》6379 正(《英藏》1179 同文)[典型典宾类]

辞(21)、辞(22)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应是正常的调动方国为王服务的记录。但结合以下卜问,大概能体会到武丁当时更深层次的想法:

(23) □□卜,𠬞贞:舌方允捷或。 《合集》6373[典型典宾类]

(24a) 己巳卜,𠬞贞:舌方弗允捷或。十月。

(24b) 允捷。 《契合》288、289[典型典宾类]

(25a) 贞:舌允捷或。

(25b) 舌允捷或。

(25c) 贞:王出。 《缀汇》1018[典型典宾类]

《合集》33033 有云“犬延允伐方”,“犬延”与“方”的关系,和“舌方”与“或”的性质相似,“捷”和“伐”的意思接近,当可类比。陈炜湛指出,命辞中的“允”和验辞中的“允”在含义上无明显区别,带有肯定的语气,有强调作用,可理解为“果真”<sup>②</sup>。辞(23)、辞(24)、辞(25)的主语均为“舌(方)”,说明此时商王是从舌方的角度出发,卜问舌方果真能战胜或族吗。

由此看来,此时武丁是倾向舌方获胜的。这并非不可思议,证据见下:

(26a) 贞:王曰舌来。

(26b) 丁酉卜,亘贞:舌堪王事。(以上正面)

(26c) 王占曰:吉。其曰舌来。(以上反面)

《合集》5445 正反[宾组过渡②类]

(27) 丁亥卜,亘贞:捷或。二月。 《合集》6375[典宾]

辞(26)卜问,舌方是否能前来担纲王的委派。且占辞明确指出,命令舌方前来“堪王事”的结果是“吉”,这说明,商、舌双方的矛盾并非尖锐到不可

①谢明文:《试论商周“或”族的分衍与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27—131页。

②陈炜湛:《甲骨文“允”字说》,《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3页。

调和。辞(27)卜问是否能战胜或族。统观之,站在商的角度看,可能舌方和或族本质上差别不大,都是战和不定的方国。值得注意的是,辞(25c)贞问了王是否出动,隐约表现出商要坐收渔利的态度。由此看来,武丁时期所谓“以夷制夷”的“制”,应该不仅要“控制”,还要“遏制”,即利用多种手段消灭各方的武装力量,从而达到商对它们的绝对领导。

### 三、武丁时期其他“统驭”之法探赜

除“以夷制夷”外,“镇抚”策略、使节外交策略等“统驭”之法亦在甲骨文献中有所体现。下文利用事件重构的方法,梳理商与各方国的关系,尝试探究商王在施行这一系列方法时的逻辑与目标。

#### (一)“镇抚”策略

目前对“镇抚”策略的研究似乎稍显笼统。“镇”有以武力压制的含意,而“抚”又倾向于怀柔手段。商王如何权衡“镇”与“抚”,是笔者考察的重点。下面分别以商与絳方、旻地的关系走向为例,分析采取此策略时,商王面对不同对象所展现的不同倾向。

整体上看,商与絳方的关系也是有战有和。有关“战”的记录见下:

(28) 丁卯卜贞:奚絳伯𩇑,用于丁。 《合集》1118[典型宾三类]

于省吾将此例中“𩇑”字释为“𩇑”,认为是“絳伯”的私名,并指出句意为“杀戮絳方酋长之名𩇑者以祭于丁”<sup>①</sup>。正确可从。另有辅证见下:

(29) □寅贞:又来告絳𩇑[召方□]。 《英藏》2426[历二]

(30) 癸巳□于一月伐絳𩇑召方,授祐。 《合集》33019[历二]

辞(29)虽然缺少天干和月份,但根据残剩的“絳𩇑”二字和其亦属于历二类这两个信息可知,它与辞(30)当有密切联系。故作出如上拟补。“絳𩇑召方”即“絳方𩇑召方”,“絳”后“方”字重文省略。

明确显示商与絳方关系和睦的辞例见下:

(31a) 癸巳卜,宾贞:令众人肆(卒)入絳方乃𩇑(𩇑)<sup>②</sup>田。

(31b) 贞:勿令众人。六月。 《合集》6[宾出]

(32) 壬戌□王:絳堪朕事。三月。 《合集》5497[典型宾三类]

(33a) 丙申卜贞:絳其有灾。

<sup>①</sup>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6—397页。

<sup>②</sup>“𩇑”从裘锡圭释(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258—262页)。

(33b) 贞:惠紂亡[灾]。六月。

《合集》8596[宾出]


辞(31a)中的“肆”字,孙亚冰指出,可读作“卒”,表示“完成”“終了”之意,卜辞大概是说王命令众人完成进入紂方后再墾田是否可行<sup>①</sup>。辞(31)的日期“癸巳(第30日)”与辞(33)的“丙申(第33日)”仅相距三天,月份均为六月,类组同为宾出,又均涉及紂方,故可归为同一事件考虑。这说明在此时段,商王朝对紂方有了良好的控制和利用。

另有卜辞,单从表面上看无法准确判断双方是何种关系:

(34) 乙卯卜:  入紂,有擒。

《合集》32836[历二]

(35a) 辛丑卜,争[贞:]墾专[入]紂。



(35b)  贞:墾弗其专入紂。

《拼续》456[典型宾三类]

辞(35)中的“专”,黄天树认为是范围副词,可以理解为类似“独自”“仅仅”的意思<sup>②</sup>。该字在甲骨文献中用为副词的例子较少,较完整的辞例见下:

(36) 己亥卜:毋专来今早。七月。

《合补》6804[师历兼类]

(37a)   卜贞:丁卯并其尊岁,专酒。

(37b) 贞:不其专酒。

《缀三》611[宾出兼类]

辞(36)“专来”之“专”似乎解释为“专门”更贴切,即卜问今早不要专门来(某地)是否得当,辞(37)是在卜问名为“并”的人贡纳来的被岁剖过的牺牲,是否应专门用于酒祭,故辞(35)的“专”应也是“专门”意。“紂”应即紂方。卜辞常见“入商”,可与“入紂”类比,那么辞(35)可理解为时王卜问墾会不会专门进入紂方。根据司礼义对贞卜辞的“其”字规则,辞(35b)中的反贞卜辞内出现了“其”字,说明时王愿意看到的是另一条卜辞呈现的情况,即王希望墾专门进入紂方。

综合来看,以上甲骨文献具有进行事件重构的基础,因为它们贞问的对象都是紂方,内容呈现因果联系,日期相近,且所涉类组历二类 and 典型宾三类在时段上有重合。将相关甲骨文献梳理为表1如下:

①孙亚冰:《释甲骨文“肆”“𣎵”》,《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60—164页。

②黄天树:《甲骨文中的范围副词》,《黄天树甲骨文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307—308页。

表 1 商、紂关系走势表

月份	日期	事件	类组	著录编号	备注
十二月	庚 <sup>(?)</sup> 寅(27)①	来告紂累[召方]	历二	《英藏》2426	根据类组和事件推测的月份、日期。
十二月	癸巳(30)	伐紂累召方	历二	《合集》33019	命辞谓“于一月”，则此辞契刻时当在一月之前。
二月	丁卯(4)	奚紂伯盥	典型宾三类	《合集》1118	“用于丁”表明此辞当属祖庚时期。
三月	辛丑(38)	墉专入紂	典型宾三类	《拼续》456	辞残，按日期暂列于此，存在非三月占卜的可能。
三月	壬戌(59)	紂堪朕事	典型宾三类	《合集》5497	
六月	癸巳(30)	囿田	宾出	《合集》6	
六月	丙申(33)	紂会否有灾	宾出	《合集》8596	商王此时倾向于希望紂方无灾。
六月	□寅	会否有忧	典型宾三类	《合集》240、4278	缺天干，暂列于此。
	乙卯(52)	 入紂	历二	《合集》32836	缺月份，暂列于此。

从表 1 可以看出商王朝与紂方关系的历时走向：商王朝应是在得知紂方叛乱的消息后较快地做出了反应，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战争，擒获其首领。为了震慑紂方，商王至少做了两个工作。一方面，将其头领斩首献祭；另一方面，委派重臣墉专门前往紂方。充分说明商王朝在攻伐方国后，会采用一系列干预手段加强控制。

商王朝对紂方的态度倾向于“镇”，而它对眚地更倾向于“抚”。该地频繁受战争侵扰：

- (38a) 丙子卜：侯其敦眚。  
(38b) 贞：侯弗敦眚。 《缀三》645[师宾兼类]  
(39a) 癸未[卜，]王：侯其戎眚。不。  
(39b) 癸未卜，王：侯弗戎眚。十月。允不。 《拼四》815[师宾兼类]  
(40) 壬寅卜：崔侯弗捷眚。 《合集》6839[师宾兼类]

①括注数字为该日期在六十干支表上的排序。



(41a) 癸亥卜：侯其捷旻。

(41b) 癸亥卜：侯弗其捷[旻]。

《拼集》85[师宾兼类]

(42a) 侯其[捷]旻。

(42b) 癸亥弗捷。

《合集》3368[师宾兼类]

以上卜辞内容近似,所属类组相同,可以进行事件重构。通过辞(40)可判断侵扰旻地的是雀侯,亦由“其”字规则及反复进行相同卜问的事实可知,武丁应是坚决不希望雀侯攻伐旻地能成功的。另外,辞例中的否定词全都用“弗”,翻译为“不会”<sup>①</sup>,凸显时王无法控制雀侯的窘境。还要注意,虽然辞(39b)的验辞是“允不”,即雀侯果然没有攻打旻地,但这大概只是一时的,因为从整体卜问的趋势上看,雀侯是在频繁地骚扰旻地,说明雀侯有实力进行长期作战。

武丁的应对策略如下:

(43a) 癸卯卜贞:雀宓旻,亡忧。

(43b) 癸卯卜:雀其有忧。

《合补》6917[出类]

裘锡圭指出,“宓”当理解为“安”<sup>②</sup>。雀是武丁时期重臣,王关心他是否有忧祸本无可厚非。但此辞中,雀执行的任务并非战斗,侧重的是安抚。这说明时王认为,对于旻地,“抚”的作用要比“镇”的大,显示出武丁委派任务时考虑严谨。

综上,虽然表面上看,时王对玁方和旻地采取的“统驭”策略都是“镇抚”,但侧重点明显不同。这体现出武丁时期商王朝处理与方国关系时的审时度势。进一步证明,当时的“统驭”策略已经比较成熟了。

## (二)遣使“统驭”策略

派出使节是一种常见于甲骨文献的“统驭”手段。但目前学界对其目的的讨论亦未深入,多是停留在指出它能加强沟通、传递信息的层面。笔者认为,商王很可能充分利用遣使的机会来达到稳定方国的目的。

首先,商王朝比较重视向与自己关系微妙的方国派遣使节。比如上文已提及的或族:

(44a) 壬辰卜,丙:五月使有至。

(44b) 今五月使亡其至。(以上反面)

<sup>①</sup>裘锡圭:《说“弅”》,《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15页。

<sup>②</sup>裘锡圭:《释“宓”》,《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60—61页。

(44c) 六月有来曰:使有疾。(以上正面)

《合集》13759[宾一]

(45) 癸巳卜,争贞:旬<sup>①</sup>甲午有闻曰:或使春<sup>②</sup>复。七月在<sup>③</sup>。

《合集》17078[典型典宾类]

辞(44)与辞(45)所属的类组在时代上有重合的部分,从占卜内容上看,它们的干支日期和月份均相邻,所卜事项有关,当可构成同一事件。按照日期顺序可以进行梳理:四月的壬辰日,卜问五月是否有某位使节前来。从“其”的使用情况看,商王是希望使节前来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辞(44)中“至”理解为“来到”文从字顺。这是一组王卜辞,是商王发出的问题,那么“来到”应即指“来到殷都”,既如此,那么“使”的性质很可能是方国或部落派出的使节。其次,辞中并没有记录“使”的具体族/地名和私名。

辞(44a)和辞(44b)是刻写在背甲反面的,正面的辞(44c)是一条日期为六月的记事刻辞。“有来曰”可以理解为“有来人”或“有来消息”,内容是使者患病,也就意味着五月使者没来。事件之后的发展看辞(45)。“或使春”即“族/地名+职官名+私名”的结构,理解为来自或族/地的名叫春的使者。“春”作私名的用法亦见于《合集》9336,辞(44)中未具名的使者应即此人。此时的或族当与商王朝交好。辞(45)中的“复”应可理解为“再一”“又一”的意思,在语意上承接他上次没能出使成功的情况,表示现在再赴商都。综上可见,商王会持续关注方国使节的动态,充分体现了遣使的重要性。

之所以重要,大概是因为商王朝可以透过使节对方国进行监视和利用。下面以商王朝与<sup>④</sup>方为例阐述这种目的。

整体上看,商与<sup>⑤</sup>方的关系也是起伏不定的。武丁对<sup>⑥</sup>方进行过有预案的讨伐:


(46) 己卯卜,王:于来春伐<sup>⑦</sup>。 《合集》6559、6560[典型师宾兼类]

以下辞例似乎与此有关:


①“春”从王襄释(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市博物馆石印本,1920年,第34页)。






②“<sup>⑧</sup>”字释法颇多,暂未有定论。甲骨文献中又见“<sup>⑨</sup>”字,学界目前认为它们是一字异体的关系,指同一方国(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第237—239页)。

(47) 辛巳卜,王:,弗授朕使祐。 《合集》8426[典型师宾兼类]


(48) 辛巳卜,王:,其[授]朕[使祐]。

《合集》8427[典型师宾兼类]






(49) [辛]巳卜,王:,其授朕使祐。 《甲骨文拓》68[典型师宾兼类]

“”当是“方”的省写。以上辞例均属典型师宾兼类,己卯日与辛巳日仅相隔一天,又都涉及方,应属同一事件。它们的内容可参照《合集》6365的“舌方,其授征祐”进行理解:舌方与商王朝的敌对关系保持得较长,此辞可理解为卜问讨伐舌方的行动中,上神是否会给予名叫“征”的指挥官庇佑。照此,辞(47)、辞(48)、辞(49)应是在卜问(出使)方,商王的使者是否会得到神的庇佑。暂无法确说武丁派出使者的目的是劝降还是探查方的实际力量(或两者兼有),但大致能看出“兵使结合”是此时商王朝“统驭”策略的一部分。

武丁对方施行的这种政策应是成功的,见下辞:

(50) 贞:王惠𠂔(义)。

《合集》17357[典型典宾类]

方稚松指出,“𠂔”当读为“义”,表“辅助”的意思,“王惠𠂔(义)”即“王𠂔(义)”<sup>①</sup>。辞意当与《合集》3983之“𠂔𠂔”类似,理解为王辅助是否得当。王子杨提出,方与洗()方当指同一方国<sup>②</sup>。辞(50)属典型典宾类,此时的商王朝正在频繁攻打洗方。可能与下危类似,这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短暂缓和。

## 结语

韩江苏、江林昌指出,商王朝对周边方国采取的“羁縻和怀柔”政策体现在中央与边境方国呈现出时好时坏的战略关系,当方国发动侵略战

<sup>①</sup>方稚松:《甲骨文“𠂔”“𠂔”的用法与含义》,《文史》2022年第2辑,第45—59页。

<sup>②</sup>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第230—241页。

争时,时王会派兵镇压;方国被征服后,时王则“就地而封”<sup>①</sup>。但由于商的“方国联盟”的性质,还无法达到对方国进行“管理”的程度。彭建英指出,古人在谈及所谓“羁縻”政策的含意时,多是从“威”和“惠”两方面阐述的<sup>②</sup>。根据上文讨论可以清楚知道,虽然彼时商王朝与方国的关系还未及“管理”,但“威”和“惠”也是武丁在“统驭”方国时会施行的手段。

武丁时期商王朝与方国的关系复杂多变。时王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会灵活运用“统驭”策略辅助其武力攻伐。面对与自己处在和平时段的下危,时王武丁没有掉以轻心,反而利用“天下共主”的地位向下危大量征兵,陷其于两难,为接下来的彻底征服打下基础。商王朝对战和不定的或族与舌方使用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让方国间相互消耗武装力量,从而坐收渔利。相对较为平缓的“镇抚”策略,时王亦有具体考虑,结合具体方国灵活调整“镇”“抚”的比重。使节作为获取方国信息的直接通道亦受商王朝重视,“兵使结合”的方法巩固了商王朝对边邑方国的统治。

综上,利用缀合和事件重构的研究方法,可知武丁时期商王朝的“统驭”之法是丰富且实用的,运用起来也十分灵活。时王目的十分明确,即尽最大可能使方国不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如此种种均说明商王朝是非常成熟的政权,这应该也是“武丁中兴”的重要保障之一。

#### 附录:本文引用甲骨著录文献简称全称对照(以简称音序排列)

《合补》——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著:《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

《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1983年。

《甲编》——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甲骨文拓》——宋镇豪主编,孙亚冰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藏甲骨文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南博网”——南京博物院藏甲骨,网址 <https://www.njmuseum.com/zh/searchIndex>。

---

①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②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拼集》——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

《拼四》——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四集》,学苑出版社,2016年。

《拼续》——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续集》,学苑出版社,2011年。

《契合》——林宏明:《契合集》,万卷楼,2013年。

《乙补》——钟柏生主编:《殷虚文字乙编补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

《英藏》——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中华书局,1985年;李学勤、齐文心、[美]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中华书局,1992年。

《缀汇》——蔡哲茂主编:《甲骨缀合汇编:释文与考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

《缀三》——蔡哲茂编著:《甲骨缀合三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22年。

《醉古》——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缀合与研究》,万卷楼,2011年。

小文蒙刘源、赵鹏、王子杨等师友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展翔,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殷商史、甲骨学。